

道古堂文集

道古堂文集卷之十七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 十四

父母吳太君壽序

吾先世居大方伯里蓋自萬歷紀號之十載始其西鄰
則及氏爲望族支屬繁衍士精學賈壻鬻人皆厲廉隅
昆弟白首昕夕談讌訢訢無間言卑幼循牆負劒恭敬
和煦登其堂廳屏之間婦女不敢窺覷誼咲童子弦誦
連簷接響戶以外無鬪鬩詆罵之迹蓋其孝友雍睦之
風吾浙自麟溪鄭氏而後此爲庶矣靜瀾兄若弟事其

母吳太君尤能以色養稱太君五十而寡瘠田庫屋不
給于饘粥痺瘥手指佐其空乏誨諸子嚴而有法從其
姻親徐冢宰宅師錢唐王松壑先生檢束威儀切究心
性鈔五經置巾箱出入雜誦分析疑義以文會友皆碩
學髦士無里巷間輕詵任俠之習以故靜瀾等樹質溫
茂讀書期爲有用聘遊幕府以經術經世務斷斷如也
千波賀遷以養母甘瓜時果必鬻新以獻凡母所欲不
以吝財傷意錢帛所入母亦謹司其橐鑰母敢暴殄及
妄施尼媼督率新婦供飯糗潔酒茗絡繹店肆俾無飢
渴第四子婁江舉于鄉人皆賀母不沾沾喜已而庭瘵

不祿人皆戚母不戚戚憂曰吾不失教吾兒讀書飭行
不慙於先人足矣榮瘁修短數也何與焉其識大體明
禮義若此今年八十尙健飯視聽不與人隔戒諸子毋
得宰殺牲畜假優戲歌舞亦不效時俗資福設散生齋
娛飾觀聽諸子遵守之無敢諄以予爲百年鄰近又有
數世之好乞予言施於屏幃間維予言不崇華事不虛
想書之可以鼓勵末俗備觀風者之采擇因述其家風
之淳謹與母苦節之貞與靜瀾兄弟之能成立使夫家
庭之間可爲觀效鄉黨之內足以矜式異日編賢母之
錄撰列女之傳母可以當之而不媿也矣是爲序

厲母何孺人壽序

執友樊榭厲先生自其壯歲卽中乙科兩與計偕不得志卽棄去不復事旣而部檄其名趨就選人買舟一至津門畱連三月而返說者咸謂其樂迂習嬾才不可以爲世用以余觀之是謂不知樊榭者也樊榭少而孤露奉太夫人之教績學以至於有立夫豈不知圭綬之可以榮親祿入之足以養老而顧杜門却軌甘寂莫而就枯槁者誠以仕宦之難惟縣令爲最其能久居其處者大術有二焉佞顏卑辭骨節嫻媚怙怙覩希寵而取憐一矣憑藉權勢擅作威福色厲內荏虐斃獨而畏高

明又其一矣樊榭之才千詩百賦鬱怒道繁長輪遠逝
雖極之傾河倒峽而不見其所止若以其鴻朗高邁之
懷骯髒磊落之志屈而與今之仕宦者相習譬之方枘
圓鑿齟齬而不相入而謂其能呶訾栗斯喔咿嚅嚅以
爲閃掄乎而謂其能逞妖作蠱妄生睚眦以絞訐而摩
上乎度已不能強而試之則所以貽太夫人之憂者方
大此在庸人且知其不可而謂樊榭之賢與太夫人之
通達大體而顧昧昧而不之思乎且夫人之求仕者將
以爲養也樊榭和而不隨介而有守使其得位而行其
志必且飲冰茹檠其刻苦當較甚於恒時太夫人習於

古訓如所謂却胡威之絹封陶侃之鮓聞之已熟其所
以砥礪其子者詳慎而周密又可知也然則脂膏之潤
與潔白之養兩者相較孰得孰失豈待智者而後決哉
今年九月朔日爲太夫人八十生辰同人謀所以爲壽
者乞言於余余自羈貫與樊榭交申登堂之敬常拜太
夫人於堂下樊榭巾幘之契計莫有先於余者則知樊
榭之深又孰有過於余者乎用敢綜樊榭出處之大節
與太夫人之所以成之者以侑一觴焉因以嘆古人捧
檄色喜特以庸人待其親而於道未有聞也樊榭其侗
乎遠矣

趙母朱孺人壽序

余與谷林伯仲申登堂之敬者逾二十年推襟送抱意甚得也山條水葉之嬉朋箋酒坐之樂余未嘗不在一言之甘苦一字之疾徐討論而削奪之較量於要眇之間其所以益余者非一日矣余屢與計偕而不合畱京師時時周卹余家與人言數嚴敬之友則余與厲兄樊榭爲稱首余何以得此於二君哉旣而

聖天子詔徵方聞有道之士國之鉅公名德交章以谷林意林薦於是二難之目昭焯於日下溫經研賦余又未嘗不偕館余穀余惟余取求也今年春谷林將去京

師握余手而言曰吾奉母氏之教將以宦學四方倦遊而歸歸思有以壽吾母微子言則無以徵也惟太夫人系出朱氏總制尙書燮和公之曾孫母氏出於祁爲南都巡撫忠敏公之外孫家世貴顯習見諸姑姊妹銘椒頌菊之盛事作嬪東白先生抱德煬和克相夫子誕育三丈夫子皆成令器伯仲與其季弟次乾溫溫而恭輔然端然無譴呶叫嘯之習無谿刻陰忮之行以詩書爲麴蘖以禮法爲屋宇被服儒素布衣紉履之士不能逮也余嘗反覆推之賢父兄之教誨明師良友之濡染仁漸義摩未有如是之粹然淳深者也古青史氏之記深

明胎教之法劉子政傳列女亦詳審於坐立寢息之理
故其生子不肅而成不教而能易坤爲地爲母漢樂志
亦云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坤厚以載物實爲孕靈蘊秀
之根本太夫人比德於地道其爲富媪也滋益大詩云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青史氏之所記劉子政之所說微
谷林兄弟孰與契其微乎若夫疏泉架壑以盛遊觀評
書讀畫以娛清閑襟裾滿座前喁後于方二君於張功
甫顧阿瑛審爲不媿豈知皆寓園之謀詒澹生堂之流
風餘韻哉余爲詳其本始以復於谷林且以明母教之
重於天下也

王母楊太孺人壽序

有通有塞有隻有偶萬有不齊者數也堅脆厚薄美醜
黑白一成而不可變者理也之二者恒言吾於密友王
君璞完占之而信璞完容貌不逾中人有偃而無仰有
搏絀而無橋泄接其言溫溫爾及其引筆鋪紙綿邈滂
沛則凌蹈淵海蹂躪山嶽顧盼左右萬夫爲之氣奪焉
然戰藝於京師再進再詘吾用是以疑旣而

天子可儒臣之奏校禮部之文而覆審之掇其尤者以
爲諸生師則璞完之文騰躍奮迅而出有目者莫不寶
重吾於是而知曩者之淹於數而理之有可憑也璞完

儼裝將歸謁予而請曰吾先人客於暹羅而死吾母撫
不肖二人以至成立食荼集蓼蓋二十有六年矣始吾
父旅魂羈海外不肖等方在髫髻母旦夕哀號聞者感
動僕兆昌挺身願求骸骨初往海水嶽立船爲風漂僅
而得免越明年再往竟歛骸而歸多僕之義者竊嘆以
爲非吾母之誠之感不至此母事先大母能色養十載
如一日洎疾篤剖股肉以進未嘗以告人先大父行七
人絕無後者六句棺纍纍不得底窀穸母行營善地月
朝卜日月夕卜宅藏其魄如先志是吾母有劬勞於王
氏者甚大其教不肖兄弟也不令一日廢學脯脩之出

給於十指迨吾弟廢著從賈勉以毋浼他人一錢喪先
人清白其嚴如此今者不肖不能蚤致清顯廣文之璫
不足以爲榮博士之羊不足以爲養煒彤管而彰女範
繫吾子之一言是藉矣予惟造物報施之數或應或不
應獨是貞苦節者天必生賢後嗣以償之歷歷無或爽
也聖賢如孔孟文儒如韓歐固已幽廬窮獨之婦茹冰
鑱而操不改尙能播芳馨而式閭巷矧其賢明貞孝繼
躅前徽者乎璞完負高才涵令質超然捷出於什伯庸
衆之上天之生之也必無謂矣其殆以母氏數十年來
漂搖風雨口卒瘁手拮据之幽苦危厲而特以是昌其

施也今茲之落落乎抑塞未有合者母亦天將培其福
厚其器以將大有造於王氏也吾質之以理而以堅其
信璞完其益讀書砥行不解于修歸以吾言質之母氏
聞者或不以爲迂濶也歟

王母江太孺人壽序

余與王氏兄弟交者近十年所王氏居城南余居城東相距六七里未數數相見也然昵交密友往來於王氏者多能道其家法因得悉其母夫人之賢而知君實兄弟讀書勵行之所自君實早歲孤露兄弟不異財事母夫人以孝聞束修所入僅給饘粥減衣縮食廣蓄羣籍以資義理搜羅川谷金石之文以證史傳求友四方賢豪長者以廣聞見狂吟放歌聲出金石母夫人辨色而作潔酒漿躬浣濯手迹整理夜則篝火執勤風淒雨苦與諸子課誦相終始故以母夫人而言閨門肅若咲言

不聞於鄰有母如此可謂賢矣以君實兄弟而言門無狎賓友朋無妄然諾詩書以外無俗嗜好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矣觀風守土之吏未聞有一字之褒仕宦華膺之報尙有待乎其後姻亞族黨或習矣而不知知矣而不盡亦未有播之詩歌傳之文字以揚厲其萬一者而王氏在家庭間韜光匿采日行所無事此不謂之難能可貴乎今年重五太孺人年七十矣其弱子莪山方官中書舍人踵余門請曰吾兄弟兢兢奉慈訓罔敢放墜然如未有一日之養何余於王氏兄弟有進焉讀書必近功利則諷詠爲無味此俗學也砥行必求聞譽則

孝友尙奇節此僞行也史稱夏侯湛爲昆弟誥又作周
詩以示潘岳岳因作家風詩傳冊著以爲美談是則蔡
藿有時甘於鼎食襁褐有時榮於袞衣天倫至性之樂
母夫人躬處其盛味腴守道優游自得君實兄弟敦其
素業其於人世之養不已加於人一等乎

汪母周安人壽序

汪氏自黟遷杭連廬結宇第宅蟬連介峙豐樂積善兩
橋爲首尾聚族而居者數世矣其長老敦崇節儉出不
飾輿馬居不畜華妍子弟無輕詵任俠之習婦女無詬
諍併倨之風家風淳懋爲鄉邦所矜式光祿望齡公承
先人苞蔭讀書精心計家日益起德配周安人茂宰在
清公之長女婉婉淑順逮事尊章上及兩世處後先築
里之間無違言御臧獲侮甬無遽色以是得堂上歡宗
黨嘖嘖稱佳婦汪氏故以義聲聞里中九族待以舉火
者衆安人能逆計其所需曲折以赴其意或至再或至

屢悉從其請終不厭怠貧乏不能自立者咸倚汪氏爲
囊橐尤恃閨閣中有朱家郭解云方光祿公捐館舍太
安人年未五十督課諸子動靜必約以禮母嘑耆老成
人出入屏幃從徒步閭巷間歸趨里門必恭敬止無幾
微貴倨之色瀛波長身玉立處疇人中不譎譎以熱德
性堅定不逐時趨明懿剛健明決以養母故不就試於
有司爲子延名碩潔廚膳左塾右塾弦誦聲嘗徹戶外
余曩所謂家風淳懋爲鄉邦矜式者是母是子足以當
之矣太安人向以光祿公貴受六品封復以明懿貴封
如前 綸誥重叠焜耀一時益謹悚如不勝敎戒家人

以謙約善承 恩寵今年六月四日年登七十神明益
茂視聽不衰康彊壽考歛時五福孫曾林立扶牀而繞
膝者多至六十餘人敘天倫之樂事爲

聖世之幸人洵史冊所罕聞人羣所希覯也間嘗論之
貧賤之境難遷富貴則轉移甚速仰推天道俯察人事
家運之興替感召有由恒由婦道爲樞機貧家靡室不
勞賢聲卽著富人境遇順適怵侈易生華裾炫服遊觀
足以廢日豪奴艷婢意氣足以凌人酒食不以禮師傅
而以供徵逐貨財不以拯乏絕而以施尼媪倒行逆施
心蕩神眩而衰亡之機漸伏識微者惕然而惑溺者不

知也太安人練裙練帳率先諸婦節有主之財慎無名之費減衣縮食而家日益饒固其所矣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筋骸束而神氣完五運六氣各應時令寒暑不侵疾疹不作其扶進於壽域也又其宜矣至若煬和抱德慈祥愷惻之念周浹於寤寐睦婣任卹之道綿貫於歲時保合太和培植元氣錫極於子孫雖十世百世而未有艾汪氏之興其可涯量也哉余雖耄及而閱世頗深瀛波兄弟來請一言遂書其所見以當長筵之祝并質之汪氏諸長老謂何如也

薛母孫太安人壽序

古有青史氏閭閻之事自婁室以至就養莫不備載閭
史掌其鄉俗之治閭閻之中歲要月會以獻於天子乞
言養老有善則記之爲惇史是三史者內外大小其職
不同而皆有記載之責故當其時風俗懋美片善不遺
聖王所以整齊天下之具不外是也余于三史無能爲
役太平有盛事巾幘有徽音優游化日飽食摩腹與二
三野老咨嗟延訪得不喜談而樂道哉吾鄉薛氏代有
聞人一經遞嬗遠有端緒張度兄弟恢張先業日隆隆
起昆友雍睦與人交撝挹常若不及有萬石之風無堯

詬之習蓋稟其母孫太安人之教云太安人婉婉淑慎
四德咸具姊氏初歸省齋先生六載而哀弦中斷來請
繼室遂歸于薛先姑卽世君舅長在牀蓐量水稱藥不
假手于婢媼以是得老人歡和後先敬伯叔惠及侮甬
撫前子無異所生其恒事也逮省齋先生棄養阼階著
代勿復闕白家事壽富康寧五福備而神明不衰扶進
壽域上巳解禊之辰則太安人誕降日也今年蓋八十
矣張度兄弟萊衣交舞春酒遞進茂林修竹近在庭除
絲竹管弦遠過蘭上孫曾繞膝娣姒成行天倫之樂事
和氣翔溢太安人顧而樂之爲舉一觴可知也班固云

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太安人有焉束皙云眷戀庭幃心
不遑安張度兄弟有焉青史傳之閭史上之惇史記之
宜也余不敏嘗學乎舊史氏矣執筆而隨其後敬書其
事以俟夫觀人風者采焉

宣城施母劉太孺人壽序

余年友槩齋施君組修績學騰蹕藝苑爲三吳人士圭
臬自其立年出宰茂縣循聲四蜚 召見殿陛僉以爲
不次待擢冀得美任槩齋獨陳情乞近爲迎奉計

上特可其請宣城距浙水一衣帶太夫人從容就道

紫綈之榮與白華之養交收兼致浙之士友喁喁然翹
足而望將以觀槩齋新政之成而徵其孝德焉姚江爲
浙東緊縣賢令項背相望而治化終未深洽客歲水災
被兩浙飢民憑藉衆勢索米縣庭洶洶藉藉悍若虓虎
守令束手莫能施策槩齋甫下車撫輯有法民以不犯

邑人交相慶而太夫人不召喜曰吾所以教之者豫矣
無賴子罔識法紀植旗號衆莫有應者將并邀事將興
致大獄檠齋奔走上官叩首爲民愚請命至再四大吏
意解竟從末減餘人得免株繫昔漢嚴嫗謂天道神明
人不可獨殺子延年爲法吏報奏決囚至流血數里論
世者多嫗之賢而輒恨延年之酷暴檠齋斷獄多矣近
事在人耳目如此吾不爲姚民賀得慈母而爲太夫人
得肖子爲喜是則檠齋之政母教之子承之其可藉手
以報

聖主矣六月徂暑當太夫人七十生辰魁人畸士與檠

齋投分者渡江走介斛壽余從諸長老後展登堂拜親
之敬輒進一言以侑觴鋪張華蔭覲縷闡德辭則繁矣
不具論論其高者遠者一官一邑仕進之始基槩齋以
善政爲悅親之具引而伸之事業未有艾鼎烹之養詎
能過擎拳曲踞之小勞又不足言矣夫迎養官舍特烏
鳥私情朝夕服習慈訓而循吏益復有聲其有毗于吏
治者固若此哉

汪母江孺人壽序

乾隆丙戌秋九月十二日女夫汪靜甫之母江孺人七十壽辰先數月靜甫自閩貽書乞余一言侑觴余自維揚歸凡戚友祝嘏之詞概謝弗爲然余交汪氏三世矣稔孺人閩德之賢莫余若其奚敢辭孺人爲州司馬履懷江公季女孝廉舍亭先生之冢婦文學蘅洲之淑配也文學少余三歲比鄰而居晨夕相過從亦時時就舍亭先生請業憶康熙庚子迄雍正甲辰偕江君岷山吳君紫翰及君婁江共讀書文學聽雨樓以經史文辭相切劇時孺人甫來歸文學性豪邁每當賓朋翕集呼酒

論文漏下十數刻往復辨難無已殺核既盡蔬果相繼
出自屏轡者每會率如初余於是已知孺人相夫之賢
矣文學爲文雄深雅健試輒高等推諸生祭酒廼屢踏
省門不售竟以讀書勞瘁沒於新安余與諸朋好會哭
西湖殯宮爲傳以傳之距今忽忽三十七年矣嗟乎此
三十七年中皆孺人處冰雪沍寒茹荼食蓼之日也江
故素封其初遣送甚厚文學捐館孺人盡斥其奩具上
奉尊嫜下佐嫁娶戚黨中無不稱賢文學無子以仲弟
西顯長子靜甫爲嗣靜甫稱孤露甫在襁褓孺人恩勤
鞠育不異所生成童就外塾日夜課讀父書時泣謂曰

未亡人之畱此身者爲兒成汝父未竟之志也見其勉
之靜甫用是發憤力學工文詞有聲余觀古人所傳家
貧少孤能自樹立以顯當世度皆得之母氏居多而史
不盡載惟徙宅九膽二三事爲世所習稱班姬作女誡
不聞其督子豈閨闈訓教之詞世莫得而聞歟皇甫士
安年二十不學所後母任氏切責對之流涕始感奮讀
書爲名儒表表在晉書以方孺人庶幾似之曩靜甫嘗
告余曰吾母年二十七舉子不育先王父母望抱孫切
卽以所媵進于吾父卽筵室朱孺人也相得如女兄弟
數十年不聞譙讓聲今朱孺人鬢髮鬢半白籲於天

吏得請旌於朝惟吾母格於例不得請爲嗚咽者久之余惟文學曾王母王安人以苦節著壽躋九十亦旣表之烏頭紀之志乘爲閭里所共羨今孺人與朱孺人復以節孝稱謂非汪氏母德前後之光歟語云根深者實茂積厚者流光靜甫惟砥志礪行以無負孺人之教他日博升斗祿養笏珣之榮庸詎知不並於旌門之鉅典耶且聞孺人康彊如四五十人春暉之報正未有艾是在靜甫勉之而已矣是爲序

緡雲李母壽序

緡雲山去栢蒼百里而近彩雲時現仙樂振空道書所謂元都祈福洞天巖壑幽邃奇樹峭立吏隱於此者有李陽冰趙炳通隱於此者有劉處靜周景復蓋神仙之窟宅而俗駕之所不經也其北鄙有五雲五雲之西有夏川李氏世居於是鑿井耕田淳淳悶悶儒風素業家世相嬗太夫人徐氏生逢堯舜之世無暴征無苛歛目不見險訟之事耳不聞詬誶之聲練裙椎髻躬自操作家日以饒所居日益以廣以奇峯繡嶺爲藩籬以流泉飛瀑爲襟帶林籟發而笙鏞酣磻戶啓而琴筑奏和風

甘雨協氣四塞從容歲月以扶進於指使之年固其宜矣涂月上浣戚友謀得高一世之文與母之福壽相應者永康胡君藍碧踵余門而謀曰榮華之詞朴學弗貴也不虛美不隱善彰玉臺而煒彤管繫吾子之言是徵余聳然而興起曰太夫人生長仙鄉誕膺多祉持躬以儉行事以恕事夫子以敬課諸子以勤鄉曲之人皆知之吾不暇贅述也試卽以縉雲之所有者以壽卽境取攜不假外求也鼎湖之蓮可掇而玩隱真洞之仙泉可酌而飲阮郎亭之青靈芝可採而食頤神養志築懷清之臺開招真之館他日璽書下賁獲邀旌門之典李

氏樓觀參差崖谷棧齮刺史梯而上見如段成式之見
周景復斯亦太夫人鄉里之舊事也僕媿無神仙之才
又不敢以常語相囑雲思霞想取松貞柏悅之意爲諸
君子介觴之助并以慰藍碧遠來乞言之意輜軒問俗
之使提鉛握槩其有所藉手矣

廬州劉母壽序

禮旣接子擇日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慈母爲保母何也蓋非特審其欲惡與安其寢處而已爲其情性可以穀似之氣質可以熏習之故自就傳以逮于入學之年教可以不肅而成而善易于相觀而化其養之于蒙者豫也方伯楞阿張先生貴族鼎盛三命益恭子惠烝黎釐勅庶績固其得于天者隆歟竊嘗原其所自則懷仁蹈義動靜有法姚太夫人胎教之德爲大若其推燥居濕保視惟謹則廬州劉母之功爲多母系出自蔡大父廬州守備世父爲夔府司馬世

歷仕宦適同邑劉文還文還讀尹都尉書習賈思勰之術種楊嫁杏生殖益茂自廬來爲桐城寓客相國文端公致仕里居闢五畝園以娛晚凡木之懷懷者葉之蓂櫨者華之曄曄者果之津潤罅發者文還實栽接之培灌之左右位置之靡不當文端公意母端慤謹厚能識大體節衣縮食奉堂上甘旨盡歡旣來張氏矜容尊視笑言不聞于廳屏姚太夫人以後先築里之間待之授乳方伯克盡姆道煦嫗覆育恩比匠成夫文還爲張氏樹木而母則爲張氏樹人且爲國家樹喬木之世臣此其事不過閭閻襁褓之細乎其功可以參國史光家

乘昔唐李法真爲昌黎韓愈乳母愈自國子博士歷河
南令法真皆從時節慶會愈率婦孫皆羅拜堂下爲壽
今劉母康寧壽考三子七孫蹒蹒儼儼而方伯歷仕浙
東遂領屏翰母軟輿絢服左右導從吳羹翠釜更遞薦
進于人世安養之福可謂至矣歲在乙卯之五月爲母
七十誕辰方伯請予文以施屏悅爰述其槩以爲世之
爲保母者法

道古堂文集卷十八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記一

新修杭州府儒學記

國朝仍有宋之制府州縣各自立學浙江布政司領郡
凡十有一杭爲省會奧區地大物博俯視東西浙水儒
學介西南隅後枕高城前臨支河規制宏敞十郡之士
觀光習禮以親履廟庭瞻櫜桷逡奔走爲幸論者上擬
邦畿首善之太學他郡莫得媲也封疆大吏持節布
聖天子醲化與郡人士相見必先入學釋菜倫明民親

儒術顯而政教行政教行而雅頌作記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所謂鄉者鄉射也鄉飲酒也周禮州長以禮會民習射於州序士禮鄭目錄卽引以證鄉射孟子所謂序者射也鄉飲酒之禮有四而養老爲重國老上庠庶老下庠進凡授杖示民則倣孟子所謂庠者養也故曰王道易易郡學卽省會之上庠也創建之初不知其何所昉咸淳志云在通越門外紹興改元始移今地拓於嘉定新於淳祐元世再燬再建訖明凡九修尊經閣啟聖宮鄉賢名宦兩祠以及射圃節次創設我國家崇儒重道較隆前載順治間凡再修康熙間凡四修

雍正五年復大修之式廓旣增美富兼備迄今四十又
四年矣歲月寢遠垣墉摧剝於風雨輪奐穿漏於鳥鼠
赤白漫漶觀聽不肅夫建學造士爲化民成俗之本務
制府鍾公恒以此率勵僚屬勤施於黨庠術序一道同
風對揚 休命巡撫兼理鹽政傅公協恭和衷與公合
德興廢舉墜不疾而速春秋釋奠瞻顧悚息謀之守官
之師儒守土之牧尹咸以費繁任鉅爲辭會鹺商籲請
捐修公蹶然而興曰懋哉是可藉手以報鍾公矣轉運
達公爾吉善經其出入藩伯王公亶望廉使赫公碩贊
其規畫達公旋以 祝釐朝京師糧儲參議徐公恕來

攝篆建議支河爲宮牆襟帶浚深五尺以疏滄之淤穢
濬而文運逾昌八經殘碑爲譽髦模楷建廊六十四間
以覆護之淋炙遠而墨寶始固此皆前此修學者所未
及計也董其事者候銓知府許承基候銓主事胡夢檜
也爲聖人之徒近聖人之居飲和食德思勩 聖治於
萬分之一力劬而用節閱三時卒潰於成則在事諸公
之知人善任使也警干振察游惰以時巡視百爲不擾
觀察張公珽郡伯李公允升與有力焉是役也經始於
五月庚申落成於十一月丙辰鳩工凡二萬一千二百
有奇用財凡五千七百一十有奇財無冒濫工不粉飾

山廻水抱風氣完厚翬飛鳥革檐楹森聳籩豆有踐鐘
磬在縣昉昉焉赫赫焉孔曼且碩舊觀頓復此雖一郡
之學乎禮修樂明多士蒸蒸興起巾卷充衢弦歌比戶
青衿無佻達之譏陋巷有簞瓢之樂

聖天子壽考作人昭回雲漢煦之以和風化之以時雨
經學昌明儒風休暢昌期五百名世間出誠治統道統
合一之會也學成適際其候事旣蒞宜有記非夫賈孔
之經疏程朱之正學曾王之偉論固無以樹頤頤而參
末議也郡人士褰衣危冠儼然造廬而請曰吾子屈首
受經耄而尤篤上庠之養惇史之乞計莫有先子者盍

一言以示久遠嗚呼末學膚受

聖人不麾之門牆

聖世不棄之側陋垂死而觀德化之成以文字獲與於斯役其榮大矣雖不文敢自棄乎謹記

安州學重建明倫堂記

乾隆六年春歙縣許熾以通判試畿甸奉制府命攝安州州事筮日謁文廟循視廊廡以迄齋庖之房規制粗具將登明倫之堂進諸生宣

聖天子德化暨諸大吏所以拊循綏養之道則糞壤不除榛莽翳塞問安之人士葢堂之廢近四十年矣夫安雖壤瘠庶人安耕鑿而士風淳茂牧斯民者將以爲教也一堂之興廢而風化之盛衰係之一方之風化而治術之隆替因之觀政者此最爲大爰告制府請捐養廉百五十金爲此邦人士倡前進士陳策等咸願輸助經

紀其終始逾月告成簷楹軒豁垣墉安固凡用錢三百萬有奇鄉人士請紀歲月走書幣請余爲文以垂永久乃系以辭曰

鬱此廣陽維索水是疆襟帶白檀其源孔長適有鄉校以棲廉茂作堂翼如用五典爲教或裁其冠或襲其袪擁經而前育唐孕虞瘠土弊劫風雨所揭懷櫨不支訖于梁欂充翳榛穢旣卅有九載粵在重光作諮雲儷風會時

天子大吏世儒之宗出佐邦治分陝西東有司走告喜見顏笑亟建橐鼓覺彼後覺維此邦之士如痿思起祺

然葦然願執綱紀不匝月而堂成揖讓諸生鐘鼙鼓瘖
積久發聲孰非達材而不偕來孰咈厥羞者孰罔念鞠
子哀斯堂克鞏五教所總陶物振俗匪倚席而講飲射
在斯顧名而思刻石記始視此聲詩

揭揚縣學魁星樓記

古帝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上法天文握斗柄以候二十八舍之度太史公謂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北斗七星前四星爲魁後三星爲杓所謂魁枕參首是也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璿三曰璣四曰權杓第一星曰玉衡堯時璿璣玉衡準此以制器後儒乃謂璿爲珠以璿爲璣以玉爲衡失其義矣天樞又爲三公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中宮之星莫尊於紫微之座三公輔弼天子上應天樞然則天神之最貴者莫有過於魁宿

者也繁星萬一千五百二十雖名能推步者白首而不能悉數至於斗魁懸象燦設仰首而卽見婦人孺子皆可指而名之然則天星之昭著明名者又莫有過於魁宿者也其崇之爲神何也張衡靈憲云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魁之爲神舊矣畫之旂常仿之城郭寓之象設青衿組帶之秀民走祝幣薦芹藻者不顧望而徧天下所以一衆志而肅俎豆也其得祀於學宮何也天之六府文昌六星在魁前三曰貴相主理文緒魁之精氣爛朗足以燭闇眚振幽滯昭回雲漢與國家壽考作人之雅化上下合符亘塞天地功烈炳耀非僅建壇

樹木卽可以畢崇報之責者也揭揚縣學向有樓以祀魁星隘而不侈光耀韜匿文運中晦士用爲戚東南與地地形正方涵元卓塏於左界紫服攢峯於右肩黃岐前向玉涪周環洵一贊之奧區而明靈之安宅也都人士諏日庇材建樓三層觚棱峭嶮浮柱攢羅藻梲高驤蘭櫺戢晉法卦畫以定基綜方隅而立制步櫺宛轉以相通游極憑虛而獨出仰餐沆瀣俯躡濤瀾吐納雙丸提挈兩洞摘華挾藻觀天應人之道眎眎赫赫煥乎不可加已吾聞魁建平旦德主東北與爲長女位在東南後天雜卦之圖三陰相次之序與下生陽則爲離與上

生陰則爲兌兌下生陰則復爲巽陰陽之合循環無端
有涪水以承上生之兌有魁宿以補下生之離天設地
施若合符契斯一異也又石氏星經云魁星一主天二
主地三主火四主水天與火合而卦得同人文明以健
之應也澤上有地而卦得臨教思无穷之應也魁宿之
神光照四海無乎不在參之卦體驗之天象斯樓之建
魁宿又若爲吾揭之所獨私龍翔虎躍爲國風雨豈非
都人士文學蔚起之一機而令斯土者之厚幸哉樓旣
訖工都人士請余記其事以示永久不揣舛陋輒憑所
睹記牽連書之刻于門屏以使夫都人士有所考焉

常山邵氏重建康節先生祠堂記

六經皆經聖人手定而其言不必皆出於聖也惟易始於庖羲畫卦洩天地之靈而括萬物之要漢唐諸儒不能契其微也陳搏种放穆修李挺能得其旨而無書可徵康節邵先生自雄其材而無所用於世淵思覃慮超然獨立於諸儒之表以天時驗人事亦以人事驗天時皇極經世一書悉本於庖羲氏先天之易創爲十圖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寒暑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日月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

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明道謂其純一不雜汪洋浩大東萊謂其思致幽遠妙極道數子朱子謂其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然則先生之學洵所謂天人合一者乎深矣大矣粹且精矣庖羲卦畫奇偶之序抉擿無遺義矣聖人復起無以易吾言矣庠黌俎豆徧於天下郡邑胥蠻盛於中州而其家祠在三衢之常山自元迄明世未盡知也按譜公長子伯溫爲四川制置司副使贈秘閣修撰遺命居蜀伯溫生三子長傳歷官戶部侍郎高宗時扈蹕南渡暫居臨安元孫淳官新昌令居會稽寧桑里其曾孫周佐元成宗二年

爲衢州路判官解組歸隱常山周佐爲先生十世嫡長
孫故常山邵氏實爲先賢之大宗卽所居建邵子專祠
於鷺鷥山下崇禎己卯居宅焚如祠亦遭燬乾隆三十
二年二十五世嫡孫湯溪教諭志謙復于舊址重建祠
宇并請給予祠生奉祀常山之人皆曉然知邵子之學
上參義畫并曉然知邵氏大宗之系得其居斯邑斯雖
邵氏一家之私祠乎畏壘尸祝遍於三衢卽謂一郡之
公祠無不可也志謙與余厚祠成乞記其本末余學淺
陋無以窺先儒之微旨姑以夙所聞於諸大儒之評議
者而一引伸之慨然於繼述之難而歎邵氏之有賢子

孫也濂洛關閩之書炳在天壤其門人弟子及私淑諸人者各有論說以闡明之經世之書子朱子西山蔡氏而後心知其義者張行成祝泌朱隱老黃佐無幾人也先生子伯溫旣爲觀物內篇之解又爲一元消長等圖以括其要過庭之訓未墜於地則周程張朱之後嗣所不逮也閱三百年而有建祠之周佐又閱五百年而有復建之志謙誠能照物諒亦先生千載以上所推測而知者今日者鐘鼓考室鏘墮盈耳末學小生獲以蕪辭而貞樂石其榮不旣多乎

蘭溪范氏重修香溪先生祠記

孟子之學源於子思盡心知性知天卽發明中庸首章之義修身俟命卽君子居易之學也反身而誠卽誠之爲貴之旨也昌黎韓愈氏原道自堯舜以訖於孟軻中間不言子思香溪范先生獨闢之愈又言軻死不得其傳軻弟子傳詩者三人曰高子公都子孟仲子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仲子以無極釋之其於天命尙未了然也而謂能傳孟子之道哉自漢以降南北諸儒皆斤斤於名物象數而心性之學無一人言及者經儒若鄭康成貫穿六籍其注中庸尙多蒙晦况其他乎縣縣延延不

絕如綫又千五百餘年而後濂洛三大儒出周子云誠無爲幾善惡而慎獨之理明程子云涵養須用敬而存心養性之工夫足香溪先生峯然崛起於浙水之東前無師承獨標心與耳目兩箴大小體判然而分輕重爲舜蹠圖及書貨殖傳後善與利皎然而別黑白性論三篇發明勿正勿忘勿助長又作恥說以闡揚人不可以無恥雄辭偉辨明白洞達能得軻之傳者非先生莫克當也金華之學始於先生而呂伯恭兄弟繼之何黃金許四先生昌之楓山章氏謂道學之傳於斯爲盛實先生之功至其出處審之有素相檜當國屢薦不起遯世

无悶閤然日章言顧行行顧言胡不慥慥先生有焉惜
泮宮從祀無有議及之者豈非闕事哉元時曾祀於鄉
前明嘉靖十有九年敕建專祠於蘭谿城南倉嶺之側
前臨澱水後枕雲山風氣完固棟宇峻整給帑春秋致
祭 國初復加完葺乾隆二十有九年裔孫宗灝偕其
族人重新之二月鳩工九月而蒔事礱石以待請余文
以紀歲月余讀先生之遺文仰先生之高蹈早歲卽知
景慕垂老獲以文字之役攀附前哲以垂久遠其榮多
矣遂詮次平日之所論斷者以復於宗灝九原可作知
先生不斥之門牆之外也

海寧吳孝子祠祀田記

乾隆六年兩浙制府德公沛請旌海寧孝子吳琦文于朝恩許入忠孝節義祠既奉主以入越十有一年孝子孫奉直大夫正統以爲忠與節義夥矣而孝未有專祠也于

文廟西偏隙地建孝子祠鄉人以其爲吳氏所建順途而稱之曰吳孝子祠其實孝子之前有董孝子謙並祀焉孝子墓在海鹽縣龜山之陽奉直度地于墓外三里許永安湖東之張山下復建祠奉安神主置田三十畝零莊屋八間以充修葺及祭祀之用告之封疆之大吏

守土之有司意良法美經畫可謂周且悉矣吾以爲可以經一二世而未可以持久也何也斯祠也在孝子則爲專祠在奉直則爲家廟不列於祀典不領於祠官不載於志乘歲入有限僅足以繕完屋牆采擷蘋藻湫然無餘地也司事一不得其人或藉口於歲歉或諉過於費艱薄如魚菽將有不得應時而具者焉而奉直曰吾其遂可以已乎縣境有田地九十三畝五分有奇山地十二畝四分有奇海鹽田地三百三十七畝三分有奇山九十畝九分有奇蕩一畝有奇皆吾所減衣縮食以買置者悉舉以充祠祀之用計其所入寬然有餘地矣

以其贏餘旋置新產通三十年以爲準或相倍蓰或相什伯生衆而用舒吾宗之有孤嫠老疾及貧弱不能自振者計口而食隨境而給可使一族無窶子此收族敬宗之一義也青襟組帶之彥或遊於校或舉於鄉或爲清白吏而歸不能謀饘鬻或死封疆歿王事輶荒封樹之費崇臺綽楔之觀悉於是乎出則人皆相勉於詩書而敦崇於節義可使一族無僉人此又移孝作忠之一義也余聞其言而偉之奮然曰孝子之孝孝於二人而推恩於弟妹奉直之孝孝於其祖而廣其仁於一族且廣其仁於後世是孝子猶爲獨善其身而奉直則功兼

利濟也唐張公藝宋鄭太和非有奇節偉行也卽其收族一端溥而橫諸四海遂能獨立於千載之上奉直非其人乎傳孝子則吳孝子前有董孝子傳獨行舍奉直更無其人也制行之道孝難而義易然能割家財以施之一族與施之後世其難更甚於割股殘肌奉直慨然行之而無疑使其割股殘肌亦優爲之可信也故吾謂孝子爲吳氏不祧之祖奉直卽可爲吳氏不祧之宗異日者蒸嘗合食栗主配享此亦人情天理之至諒無有異議者此固奉直意念之所不到者也吾先著此議於篇百年之後必有起而從吾言者嗚呼祠非祭則祠爲

虛器祭非田則祭成墜典斯舉也有義田之規模有社
倉之約束是古名臣及大儒經畫數十年而始盡善者
奉直一旦行之而卽與之脗合固其量宏亦其識遠也
不可不鄭重以志也是爲記

汪氏遷浙宗祠記

汪氏之先蓋出自魯成公支子食采於汪因以爲氏說本於浮溪先生之志其族人司城之墓而歛人羅願據以爲汪王廟考實者也至三十一世君睦公始遷江南又六傳君奉公始遷歙又二十傳元振公始遷婺源迨六十一世大四公始遷休寧之西門繩繩振振族大寵多迄今又二十餘世矣蘊菴封君創業江浙後人寄居於蘇於杭於湖者尤多允大公乃築畫溪別墅於雉城命其子江都宅焉江都純孝有奇行執親之喪築室墓左草廬土席泣淚三年旣返所居則愴然而念曰吾先

世宗祔建於休寧東山支祠在於柳塘故里家廟在於
世德祖居春秋過家上冢雖禋祀無缺而忌日及四祭
祇於虛奠想魂失嚴祖收族之意因卽廳事之東創設
家祠祖則唐英發公宗則宋大四公又自仁仲公而下
以迄王考考凡一十有五傳各立神位昭穆秩秩有序
十年以來晨夕必謁朔望必參出入必告歿諱必祭歲
時薦享不懈益虔雍正丁未江都捐館舍越二十七月
其孤韜英筮吉奉木主告廟而祔復追先志上溯潁川
陳郡容城追敘龍驤新都戴國越國以及西門廸功將
仕凡八十二世謹編次世系大書於版以昭木本水源

之至意孝哉汪氏庶幾其有後乎韜英乃寓書於杭子而論之曰禮諸侯卿大夫士有五廟三廟二廟一廟之制汪氏之宗有爲卿者有爲大夫士者依大傳言大夫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而伊川程氏亦謂三廟二廟之制雖殊亦不害祭及高祖然則祠自四宗而上非制歟杭子曰廟制嚴於唐之開元而家祠盛於開元以降蓋詵徐潤范傳式其較著者也祠祭之禮必追原其始祖夫有所受之也以著姓也以敬宗也曰唐爲王珪建立私廟而宋之安陽韓氏洛司馬氏皆有家廟今不立廟而以廳事爲祭室可乎杭子曰禮喪不慮居爲無廟

也唐李涪作刊誤卽斷以爲廟連於家晉安昌公荀氏
進封大國祭及六代暫以廳事爲之劉功曹荅殷仲堪
云魯襄仲尙於兄弟之廟假鐘磬以成禮今於廳事當
無嫌也此可證也曰許慎五經異義引公羊說曰卿大
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鄭元注祭法亦
言惟天子諸侯有主唐開元禮亦制三品以上始有主
然則今之設神位者非制歟杭子曰少牢饋食大夫束
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結茅爲菝此以帛以茅以代主也
而左氏稱孔悝反祔於西圃公羊稱大夫聞君之喪攝
主而往晉代徐邈卽據以爲大夫有主之文後魏清河

王懌亦議論以爲宜通爲主以銘神位陳祥道禮書云
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則立主亦禮也曰公羊說主藏
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晉摯虞決疑要注云廟主藏
於戶之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藏主
唐孔穎達作春秋疏卽用此說是凡有主皆當藏也漢
韋元成等議毀主瘞於園晉賀循按漢儀藏主於室中
西墻壁垠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垠然則今
之神位設而不藏非制歟杭子曰晉荀氏祠制特設神
板盛以帛囊合於竹箱今可畧倣而行之則已毀之親
不必瘞未祠之先亦可藏春秋足以展事孝敬祀享足

以想像平存無戾於古而有救於澆暮之失汪氏家祭
之禮雖百世行之可也汪子曰敬聞命矣遂綜括其語
俾刻諸祠壁

重修東嶽長生廟碑記

帝出乎震震東方也泰嶽主之吾浙於禹貢東南爲揚州含生負性之圓首其爲泰嶽所統隸無疑也嶽之帝號天齊或曰與天齊也顏師古注郊祀志謂如天之腹齊其孕含靈異吐納雨雲澤徧於天下而禮亞於昊天古今之秩祀典最爲鉅然自昔柴望以及封禪祗於瘞牲埋玉焚幣廟屋像設議謂非古考之尙書緯稱青帝爲靈威仰而道家又有帝姓名捏塙棲魄晃旒秀發所以崇瞻仰而致肸蠁則民間之禋祀亦王者所不禁會城如松里舊有長生嶽廟里人建以奉帝之所歲久就

圮雍正改元乃更鼎新之前殿後寢左城右平垂霄重
簷棼橑交接丹雘弗施而楹礎堅固以暨齋宮庖房罔
弗飭整旣成浹月乃奉帝衣冠出遊百役執事踴躍後
先魚魚雅雅紛猗猗獫然後返乎明庭以妥以宅帝配
則鞠衣星冠流珠垂璫睟容莊麗煥赫嫋嫋按風俗通
祀嶽卒事有夫人之享則當日之神櫛複帳以夫人配
者不爲無據里人羣而造予請記之以貞石夫嶽帝之
與吾民遼濶也例顧不得祀以前志證之非無由也遁
甲開山圖云亢父知生梁父知死應劭以爲上有金匱
玉策考知人壽之長短張華以爲泰山爲天帝孫主名

人魂魄而杜光庭洞天記則以此爲鬼神之府舉凡長
人土伯爛土雷淵之變相悉以屬之東嶽於是蚩蚩之
衆銜哀乞命翦紙焚帛以冀帝之靈祐者無虛日而儒
者爲政未有非而議之者非疎也民知死生則知善惡
知善惡則知惠迪吉從逆凶知惠迪從逆之吉凶則知
尊君親上敬老慈幼遷善而遠罪祈天永命之術蓋莫
過乎此風俗之厚禮樂之興佐帝王政刑之所不及謂
非帝之日監在茲哉謹次敘其事俾守僧剏諸石以舉
里人之請且衍長生之說於無窮也

重修淨居禪院碑記

淨居禪院在會城東南隅明天啟間張大中丞女孫焚修於此傳之二雖慧鐙見如明宗御芳諸禪師悉以孤發靜女借薤染以全其貞彼法中潔清地也三門曠遠左俯深池右隣廢圃伐竹撻樊日久弛落老尼實聖誓發宏願謀興板築節衣縮食久不克就山陰紳仕丁虎文來游武林施金五十烝徒旣集百堵攸興始事于二月十日壬子挾旬訖工福不唐捐妙契宗旨請垂永久礱石乞文余嘉實聖能以弱質固佛法之金湯美居士能以檀施作釋門之龍象斯院中興其善不可沒也歡

喜讚歎而說偈曰

佛於舍衛城說經菴羅園八百大弟子圍繞致恭敬七
寶妙莊嚴消受諸供養豈況一畝宮而外少藩蔽爰有
大導首清淨其本體願持一把茅爲佛大護法爰有大
長者歡喜禮佛足願以所餘財施佛作屏障縱廣十由
旬布地無所吝青松出牆外白水流樹根葆此無盡燈
宏我秘密藏離一切熱惱離一切穢濁諸凡所聞見一
切皆斷除世人妬癡愛坐以有我故造種種宮室造種
種苑囿土木窮人力於中求自在譬若牛羊眼但能別
方隅繃足入圈牢焉得解纏縛我作斯讚竟普勸優婆

夷以及優婆塞及諸除殪女能該一切有能空一切有
觀空得無礙是於佛有緣其證最上乘

修復樵雲古蹟記

去德慶州城七十里而近有山崒然矗起平雲表穹窿盤鬱州之人以爲高且秀者莫此山若也其中巉巖壁立瀑布飛流朝嵐夕靄變換萬狀入稍深則景益奇徑益僻蜿蜒繚曲由悅城以達晉康行旅往來視通衢爲較捷州人明尙書李公質樂其閒靜少嘗築精舍讀書其間耽吟送日蹋翠微枕瓊泉樵斤答響石竇洩雲標題五景榜以樵雲遂以冠集茲山之爲李氏有也久矣歲月漸久石路傾陟荒榛塞路蛇虺之所蟠蟄鼯鼯之所奔竄兩鄉之人憚其艱澀却步而不前問曩時所謂

五景者徒埋沒於荒烟蔓草之中州人已無復有指其遺蹟者矣尙書十二世孫明經經邦內行純篤敬述祖德慨遺蹟之就湮思故道之可復捐金三百芟夷荒蕪剷削犖确地無窪窪木鮮蕃翳不數月而頓復舊觀過者坦步而夷猶擔者息肩而豫暇咨嗟稱說莫不多明經之能繼先人之志也余遊於粵二年矣方蒐輯州乘州之人以修復樵雲古蹟來告予聞之輟簡而興曰有是哉李氏之多賢也樵雲一山也以一州視茲山則樵雲祇一州之名勝以兩鄉視茲山則樵雲乃兩鄉之孔道尙書以前是山吾不知其名也至尙書而始有樵雲

之名鄉人不忍爭造物不能奪樵雲似爲李氏之私物逮至明經則又不敢據以爲已有損其厚貲還而公之兩鄉之人且還而公之造物則樵雲又似非李氏一家所得而私也然他人不能修而明經獨能善繼先志不憚其艱則樵雲雖謂李氏所私有可也